

中医不死！

慈禧太后的御医程汉卿及其子孙的百年传承与传奇

一部讲明白中医原理、经络、治病、养生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人民文学奖
获奖作品

罗萌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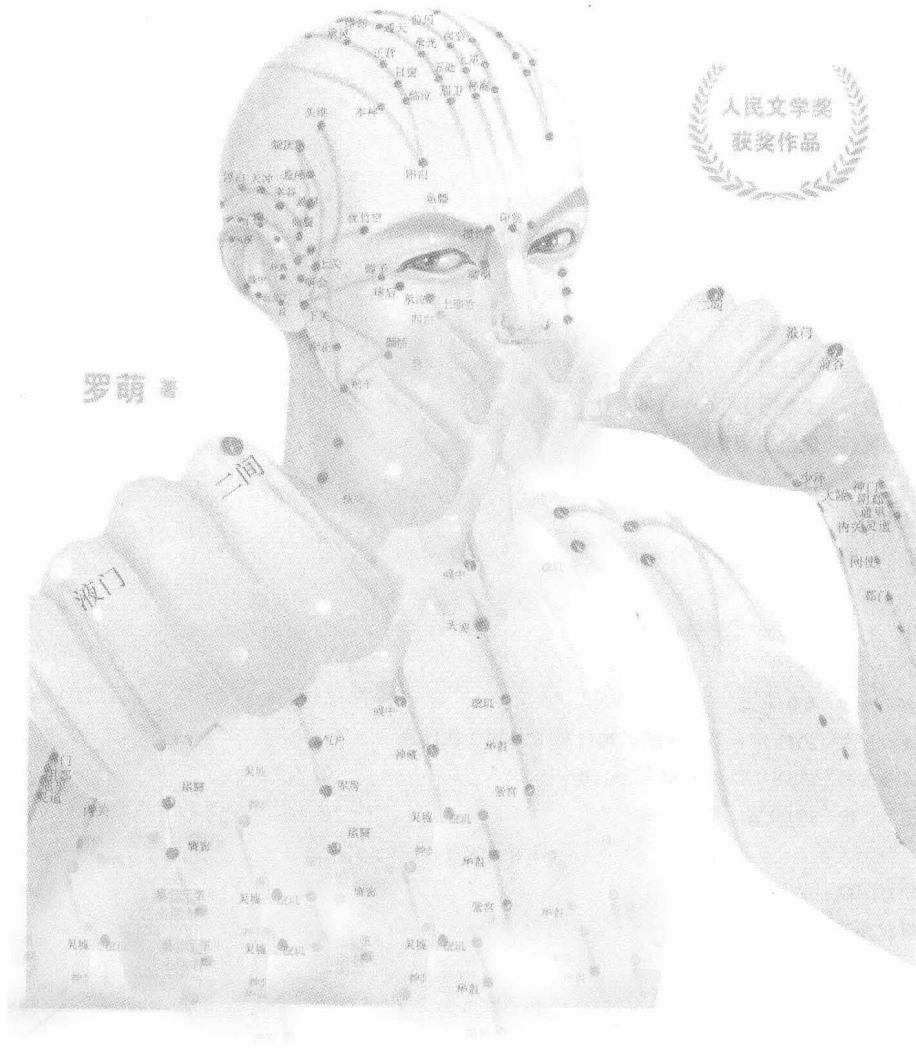


中医不死

慈禧太后的御医程汉卿及其子孙的百年传承与传奇
一部讲明白中医原理、经络、治病、养生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罗萌 著

人民文学奖
获奖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不死！ / 罗萌著 .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9-4351-0

I . ①中… II . ①罗…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3153 号

书 名 中医不死！

著 者 罗 萌

责任编辑 江山华

特约编辑 王唯径 张晓洲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51-0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学知识

目录

第一章 慈禧太后的御医程汉卿跪别宣统帝， 离开紫禁城 /1

本镇最为显赫的杏林名流程云鹤之长子程汉卿，半月前举家从北京迁回。这位在皇上身边做了十几年御医、官至太医院左堂官的国医高手所以举家回迁，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过被皇上贬回故里，而是因为一个让范沉香大吃一惊的原因——坐了二百六十年江山的大清朝被推翻了！宣统皇帝退位了！

第二章 御医老谋深算， 送儿子去美国学西医 /25

“那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迈克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基本意思还是领会了。

“不知道。你爸提出让我来学习西医，我爸认为应该学，于是我就来了。”

“你喜欢当医生？”

“我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医生，我从小就背《汤头歌》，没学过别的。”

第三章 中医有奇招，抚琴治癫痫 /42

这仿佛已不是一座普通中国乡镇医生的内宅，也仿佛不是医生、护理人员与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病人发生癫痫病态反应时一种不得已的对峙，而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古筝演奏家，在优美的月夜，进行的一场迷醉万籁的精彩演出。程少伯此时脸虽对着天上的新月，眼角却一直瞄着有些莫名其妙的韩玉莺。他时而是《高山流水》，时而是《渔舟唱晚》，时而是《春江花月夜》，时而是《汉宫梧桐雨》。激越起来，响箭穿云；沉寂下去，弱柳缠风。

第四章 就是这个方子， 治好了光绪爷的肾结石 /58

“孩子，我亲爱的密斯特程。”布朗这样说着，痛苦地闭起眼睛，轻摇着头，“……我记得你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给光绪皇帝处置过这种病，用的是一种草药，名叫……”布朗一时想不起那味中药的名字，卡壳了。

“金钱草。”程少仲替他说出了药名，又说：“只用这一味药煎汤，不断服用半个月左右就能把结石排出来。

第五章 御医从太医院带回来的 上百种宫廷秘方突然不见了！ /78

当天，范沉香向程少伯提及与北平通仁堂联合销售自家产品的打算，并顺便问及宫廷秘方一事。以程少伯为人之忠厚，自然不会隐瞒，便如实相告父亲从太医院带回宫廷秘方验方总共一百余种，其中不光有疾病治疗方面的内容，还有滋补强身、延年益寿方面的内容，同时，还有红颜不老和如何生男如何生女的妙法等等。范沉香闻言大喜，当即要开发系列宫廷秘方新药，让程少伯速速提供秘方，所以，程少伯早饭后就开始找，没想到竟会不见了。

第六章 用针刺、艾灸、拔火罐 为美国总统塔夫脱夫人治伤寒 /97

塔夫脱总统夸张地笑了笑说：“这真是一次东方医术的精彩表演！让我又一次感受到神的力量，这是上帝的智慧，肯定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亲爱的内莉——”他口里这样招呼着，快步走向夫人的病床，俯下身说：“你真是伟大的女性！是美国第一个勇敢地接受中医治疗的人！”

第七章 乾隆御酒与失传数百年的 汉代民间验方拔毒膏 /119

程汉儒听得有趣，不禁哈哈大笑，问程少伯：“你给了肖大叔什么好方，让他发了这样大财？”

程少伯回答说：“是失传数百年的巴卿膏。主要成分有巴豆、卿鱼、商陆、漏芦、闹羊花、白芨、番木鳖、蓖麻籽、锦纹大黄、乌羊角、全当归、两头尖等二十七味，是汉代流传的民间验方。”

第八章 始于唐朝的中医子午流注理论 /136

……她终于被震撼了！特别是当她问清子午流注理论始于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唐朝时，她的震撼终于又变成了震惊！她这才意识到中国古老的医药体系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才意识到终日摇头不已的马丁老医生比起这个极年轻的密斯特程来是多么幼稚又多么浅薄！同时，她也才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医治不好自己的病和中医治得好自己的病同样都是必然的、理所当然的、十分自然而然的，所以，她首先向马丁医生提出了她的要求：“请您尽快向密斯特程学习并掌握子午流注学说。”

第九章 真正的医者眼里，没有仇人， 也没有恩人，只有病人 /146

国省三意外得此指点不禁大喜，在他看来同行都是冤家，特别是医家，各有秘方，视作衣食之本，决不示人。他活到今天须发皆白的程度，还是头一次听同行晚辈给自己传授秘诀。所以，大喜之余又不敢轻信，便反问：“少伯贤侄是说蜂胶什么炎症都可消吗？”

第十章 人生万事顺天意 /169

当然，家里人知道事实真相后，也为他认真着想过了。信中告诉他，理解并支持他和索菲娅的婚事，特别在何若菡已经改嫁了的情况下，还说这是天意，家里叮嘱他，只要校方没限制，他应从速与索菲娅成婚，一是身边有人照应，二是慰藉这次意外婚变——家里人认为这也是天意，两地都按天意办吧，谁能奈命运何！

第十一章 《黄帝内经》读十遍只是扫除其盲， 读百遍方能得其精髓 /181

近日来，程少伯便翻来覆去捧着《黄帝内经》研读。这也是前次上山时，师父再三强调过的。他说《黄帝内经》读十遍只是扫除其盲，读百遍方能得其精髓。他边读边做笔记，将重点内容摘录下来。

第十二章 中医世家多沧桑 /205

“难道那太医就是师父？”程少伯恍然大悟。

“不然他为什么叫苦杏道人！”智远长老感叹说，“杏仁儿天生就是苦的，做杏林人就要甘于做苦命人哪！”

程少伯望着饭桌上一摞师父赠他的书稿《杏林禅宗》，顿有所悟，连忙朝苦杏道人的背影俯下身去，口称：“谢师父指点，做医的道理，徒儿明白了。”

再看苦杏道人已经远去，他身后火狐狸的尾巴像一簇跃动的火焰，在莽莽苍苍的秋色中猎猎燃烧。

第一章

慈禧太后的御医程汉卿跪别宣统帝， 离开紫禁城

九龙山绵延腾挪数百公里后，似乎耗尽了大兴安岭余脉的天地灵气，再难抖擞威风设下数不尽的层峦叠嶂，便一起在辽西南奔流不息的雁栖河北岸匍匐下来。九条龙互相缠着搅着，以不同的姿势潜入雁栖河永开不败的浪花之中，形成当地人称为闾阳山的九龙山区最外围的重叠屏障，使雁栖河甩出个优美的大弧弯。因而也便构成了雁栖河南岸名闻遐迩的北方药材集散地——药王庙镇这块九龙戏珠宝地的绝佳风水，也才有了药王庙镇中药市场数百年的兴衰历史。

药王庙镇之所以称为药王庙镇，按当地人的解释是：这里原乃药王孙思邈的出生地，宋、元、明、清各朝均有药王庙兴建，故得此名。而据考古学家们考证，孙思邈出生在今陕西耀县孙家塬，这里只是孙思邈外公、外婆的居住地，因而也就是孙思邈生母的出生地，硬叫做药王庙，只是当地人借了个由头为本地贴金罢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愿意

少银元，从广宁城税局那头托了人情，说了话，才让那专务白白吃了一次哑巴亏。

范沉香有个习惯，就是无论冬夏，天一亮必然起床，然后不漱不洗就先到镇中心码头上兜一圈儿。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吐故纳新，换换空气，而是要了解当天早晨码头又上了些什么货，成色如何，价格怎样，有无利润可图。若有利可图，他自然一口吃下，无利可图，他也要知道这些货最后落在谁家，什么价成的交，以便把握全镇各药铺的大体库存品种与库存数量，有机会好从中巧做文章。所以，用范沉香三姨太马兰花的话说，他是应了那句俗话——无利不起早。

不过，范沉香今天起早主要不是为了“利”字，他是别有算盘：本镇最为显赫的杏林名流程云鹤之长子程汉卿，半月前举家从北京迁回。这位在皇上身边做了十几年御医、官至太医院左堂官的国医高手所以举家回迁，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过被皇上贬回故里，而是因为一个让范沉香大吃一惊的原因——坐了二百六十年江山的大清朝被推翻了！宣统皇帝退位了！一个叫孙中山的在南京（正好和北京唱对台戏的地方）登了基，立了新国号叫什么中华民国，把北京改成北平。所以，爱新觉罗氏的帝业寿终正寝。对爱新觉罗氏当不当皇帝范沉香不怎么太在乎，倒是那个孙中山，上台后提出个三十六禁，其中一条是禁中医！听说这也是太医院树倒猢狲散的原因之一。

范沉香还听说，早有归隐之心的程汉卿趁机向宣统皇帝请退，宣统皇帝恩准，他一家也就从京城搬回来了。药王庙镇所有靠医药吃饭的人，都来程家打听情况，询问禁中医是真是假。程汉卿当然也不清楚这个孙中山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说，中国人要治病就得有中医，这像禁吃饭一样，谁禁也禁不了，大家别担心，我家歇业多年的回春堂立马就开张。乡亲们听了这话，心里石头才落了地，程御医毕竟是伺候过皇上的人，说话能没准头？范沉香虽然对禁中医的事心里有了底，可还有个心事让他挺犯嘀咕——如果说，程汉卿一家没回药王庙时，这药王庙

镇的首富是他范沉香的话，那么，程汉卿一家回乡后，他范沉香的势力就大大逊色了。这不单因为程老御医的诊所兼药铺回春堂一旦开张必会夺去他许多生意，更让他睡不着觉的是程老御医这两天又与广宁城的城守尉何暮桥联为姻亲——何女若菡将嫁给程家孪生兄弟之一，待程家孪生兄弟的另一位也觅得姻缘就将成婚，这就更让他着急。本来他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与程家的，不想反被何守尉捷足先登，这就让他再不能犹豫，必须及早托媒把女儿许给程家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个。只要攀上程家这门亲，就不怕程家的回春堂不给他神农堂饭吃，同时，也就不怕程老御医抢了他药王庙镇同业会会长的头衔去——看在亲家名分上，他怎好意思呢？为了这桩心事，他几乎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就起了床，他现在先要去找一个人，请他出面做媒，想法玉成与程家的秦晋之好。

二

肖聪甫早年也曾作为程云鹤的入室弟子，给程云鹤背过药匣子，因此与程汉卿是师兄弟，他比程汉卿小三岁，称程汉卿大师哥。

程汉卿二十岁开始替程云鹤坐堂看病时，他也跟着凑过热闹，帮程汉卿给病家开个小方什么的，但因为总是出错，程云鹤不得不中止他的行医生涯，改让他站柜抓药。虽然他依然经常出错儿，但程云鹤碍于他家老人的情面，一直将就着用他，久之，也成了回春堂药铺里的老字辈师父。程云鹤死后，程汉卿又进京当了御医，留下回春堂由程汉卿二弟程汉儒经营。这程汉儒虽与程汉卿同承父业，可因他天性散懒，业荒于嬉，“望、闻、问、切”四个字总是把握不好。肖聪甫便趁机插手，程汉儒为人宽厚、豁达，也不计较，渐渐地肖聪甫竟反客为主成了回春堂的当家人。结果不到两年，回春堂便因错谬不断，声名狼藉，经营困难而告歇业。

这次程汉卿重归故里，两个曾获慈禧太后赐封太医补的孪生儿子也均学业有成，所以，重新悬挂“回春堂”牌匾，人手绰绰有余。但考虑肖聪甫毕竟是回春堂的老班底，也就又重新启用了他。肖聪甫多年来一直靠开五子茶馆度日，专卖以枸杞子、五味子、菟丝子、决明子、使君子等中药分别为主味，加甘草、菊花、山楂、枣仁等配伍的药茶。与唱二人转和说评书的曲艺人混在一起，生意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总还能维持。现在程汉卿重新启用他，他就将五子茶馆交与儿子肖天勇和老妻去经营，他对老妻和儿子说：“这五子茶馆只能糊口，不能发财，我去回春堂想方设法偷一些程家的好方子出来，以后咱自己开药铺，发大财。”肖聪甫这样说着，连铺盖、衣物全都搬到了回春堂，完全一派不成功不回头的架势。

范沉香找到肖聪甫时，肖聪甫正指挥两个伙计往药架里上药，回春堂即将开业，千头万绪需要筹备停当，所以，天一亮他就领着伙计干起来。

“聪甫兄早！”范沉香在回春堂外隔着门招呼道。

“哎哟，是范会长！”肖聪甫夸张地答应着，赶紧迎出门来，拱手相迎：“快请里面坐，里面坐。”

范沉香就背着手，迈着方步进了回春堂。

“请用茶，刚从杭州捎来的明前龙井。”肖聪甫一转身从后屋端出个精致的南泥壶，递到范沉香面前说，“茶是好茶，就是少了点儿，只二两，回头我给您分一半去。”

“有聪甫兄这句话就够了。”范沉香微笑着接过南泥壶，轻轻掀开壶盖儿闻了闻，点头说：“果然是明前货，看来聪甫兄道行不浅哪！龙井村真正的明前茶，每年不过那么几百斤，据我所知，给宫里进贡每年是二十八篓，每篓八百包，每包一钱，共计二百二十四斤，再打点打点各衙门口儿，剩不下多少，你聪甫兄能得到二两，也是口福不浅哪！”

肖聪甫听得这话，眼睛笑成一条缝儿，赶忙说：“不瞒范会长，这

茶原本是进贡给皇上的，可皇上一下野，百官都散伙了，进贡的人找不着进贡的门儿，也就自己做主换银子了，给我送杭白菊和土槿皮那个蛮子正好赶上机会，也就弄了点儿，那天在我面前夸耀，就让我见面分一半分了这些来。”

“好哇，好哇！聪甫兄是有福之人嘛！”范沉香这样说着，衔住南泥壶嘴儿，咕咚咕咚痛饮起来。

肖聪甫眼见范沉香的手越抬越高，知道壶中之茶就要全军覆没，十分心疼，却又无可奈何，便后悔自己不该在范沉香面前卖弄好茶。

范沉香喝光壶中之水，口中连道：“好茶！好茶！看来皇上下野，咱老百姓倒是可以得些好处呢！”

“那是，那是。来，我再给您续上。”肖聪甫口中搭讪着，急忙从范沉香手中夺也似地取过那南泥壶，转身去后屋续水。

肖聪甫续好壶中水，没有马上转身端给范沉香，而是衔住壶嘴猛地喝了起来，边喝心里边暗忖：头壶叶子二壶茶，哼，你范沉香刚才喝的是头壶，味儿还没出来，我现在喝的是第二壶，正是好味道呢！这样想着，便很得意，也不顾水热烫嘴，咕咚咕咚硬是忍着烫将一壶水吞进肚去，然后，又复将壶中续满了水，这才转身端到外屋递给范沉香，说：“来，再尝尝这第二壶茶，茶味儿都在第二壶里呢！”

“谢谢你，聪甫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一壶足矣。”范沉香对肖聪甫的为人十分了解，他知道第二壶茶早就进了肖聪甫的腹中，便趁势话归正题：“我今天起个大早，是找你聪甫兄有事相求。”

“客气，客气。”肖聪甫听范沉香说不再饮茶，正中下怀，又听说有事相求，连忙满面堆笑说：“范会长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肖聪甫能办到的绝没二话。”

“好。”范沉香要的就是肖聪甫的这句话，就把欲请他做媒，把女儿范小堇许配给程家孪生兄弟中未订婚者的想法和盘托出，最后，给肖聪甫戴高帽说：“此事重大，非聪甫兄不能胜任，你与程御医是师兄弟，

情同手足，定能马到成功。”

肖聪甫听完范沉香的来意，立即明白了范沉香肚里的算盘，不由暗中佩服他的精明。他以自己对范小堇的了解，也认为容貌相当，而且，他知道与何守尉家定亲后，程汉卿也在积极张罗给另一个儿子定亲，以便让孪生兄弟同时完婚。

所以，肖聪甫对办成此事很有信心，但他知道范沉香这人一旦成了程汉卿的亲家，就不会再把他肖聪甫放在眼里，过河拆桥是百分之百的事，遂决定在他没过河之前，狠敲他一竹杠，便灵机一动，煞有介事地说：“范会长如此信我，我很荣幸，只是有个情况不能不说明，这几天程家说亲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汉卿大哥是不是已有中意之人，我不知道。要是已有中意之人，这事儿您范会长就晚了一步，怕也就难保能成，到时候，您别笑话我在汉卿大哥面前没面子就行。”

范沉香听了肖聪甫的话，微微一笑，站起身拍了拍肖聪甫的肩说：“聪甫兄的意思我明白。”

范沉香说着从马褂兜儿里掏出一把银元啪地往肖聪甫手中一拍，说：“这点儿小意思算是一点茶钱，事成之后，还有重谢！我静候佳音了。”说完，拔腿就往外走。

“哎，等一等，我还要给您拿茶叶呢！”肖聪甫被沉甸甸的银元弄得有些慌乱，在后面忸怩地说。

“事成之后再一同享用。”范沉香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三

程汉卿归隐田野以来，每天起床后都要到宅前杏林里散步。这片杏林并不很大，约有二十几亩地的模样，从程家宅前向四周展开，林中杏树树龄不等，靠近程宅者干粗而多虬枝，显然树龄最高，越往四周树干越细，树龄相对越小。这片不等龄的杏林，是程氏三代行医生涯的产物。程汉卿的祖父程青云始建此宅时，即在宅前预留出这片植杏树林地，随着他悬壶生涯的日积月累，宅前杏林也不断扩展——他每治愈一名病人，便按照先朝旧俗，由患者在其宅前植杏树一株，所以杏林并非同日植成，树龄也就有很大差异，到了程汉卿父亲程云鹤晚年，杏林面积已近二十亩之多。程汉卿入朝做御医十几年，杏林没再扩展，因此，眼前林中杏树最小的也有十几年的树龄。

阳春三月，正是杏树发枝的季节，每株杏树，不分老幼，果枝上均鼓着密密的花蕾，有深红、有暗赭、有绛紫、有黛朱，一簇簇、一枝枝，那圆熟、那饱满，仿佛吹一口热气就能绽开一缕春光，让程汉卿看得激动不已。十几年宫廷供职，三更星、五更月，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何曾有一日不思归！同是行医治病，在民间就会有这片生动的丰碑鼓励你任劳任怨，而在宫廷，只有鬓边白发记录默逝流年！在宫中，任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到头来不过是皇上的一条狗、一名奴才！而在民间，你救死扶伤就是救苦救难，你就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般受恭敬、受拥戴，同是悬壶济世，感触又何其不同！

程汉卿这样感慨着，逐一仔细辨认那些杏树各系何人所栽，由此追忆着该植杏树者系患何病症，自己又是怎样辨证施治的，如此一来，一棵杏树就是一个病例，整片杏林就是一本厚厚的程氏三代人的行医档案，让他越“翻阅”越有兴趣。

后来，他在一株缀满花蕾的老杏树边停了下来，情不自禁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株老树的皮，眼里便有泪花闪现。

这株杏树是他夫人杜子规亲手栽植的。那时，她还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私塾先生的独生女儿，因患急性肠痈（急性阑尾炎）性命垂危，是他冒着很大风险，又在父亲程云鹤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硬是用蜂胶做消毒剂，用杀猪刀和日用剪刀，在她家炕上就地施行阑尾切除手术，终于使她起死回生。她病愈后先是亲手裁下这株杏树，后来又托父为媒，嫁给了他……现在，夫人虽然辞别人世，可关于这株杏树的故事却长留他的心中。回顾一生的从医生涯，他正是从那次大胆的手术实践中赢得父亲的赞许，从那以后，得到父亲的充分信赖，迅速挑起回春堂大梁而名噪四方的。也正是因为有过受老一辈保守观念束缚的切身经历，他在对待孪生儿子临床实践中的许多大胆见解和新颖主张，时时注意采取开明的支持态度，以致两个孩子目前都已崭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良好苗头……

程汉卿漫步杏林之中，回想往事，感慨良多，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家药园。

程家药园与杏林相接，面积七十余亩，与杏林合起来正是百亩之数。当初程青云老先生的想法是让程家世代为医，至少要把杏林栽到百亩整数。没栽杏树之前的土地，一律做药园种药。自从回春堂歇业之后，程汉卿的二弟程汉儒就是靠着种植这片药园为生，每年种些赤芍、白芍、黄芪、党参和丹参、贯众以及淫羊藿、甘草等适合北方生长的草药，收入也很不菲，日子过得相当殷实。

眼前，春风一吹，药园里的宿根类品种纷纷吐绿返青，发了新芽，远望过去，点点鹅黄，片片翡翠，煞是赏心悦目。看来这些草药只认季节不识王法，不管皇上退不退位，下不下野，也不管哪位大人物发不发禁令，阳气一转，便春意盎然，倒也很是有趣。

程汉卿正在药园信步徜徉，忽听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是二弟程汉